



耕读人家

杨太国

一缕书香传家风

在我刚学会说话的时候,我读的是一本名为“长者”的书:奶奶爷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饭,然后在太阳还没冒出头的时候,一家人牵着马、牛,扛着锄头、犁铧、背箩,还要拉着我去地里干活。

旭日初升,村庄小路两边的杂草都挂着晶莹剔透的小露珠,这些露珠好看是好看,但沾上裤子就湿一滩。时间长了,两条裤脚都会湿答答地滴水。遇到这样的路,爷爷总是走在前面,让我的裤脚少湿一点。奶奶也会先把这些露珠打落了,再拉我过去。直到日落西山,一家人才收工回来。就着月光和星光,大家七手八脚地做着我期待了半天的晚餐。吃完饭还得磨苞谷、铡马草、煮猪食等,还是像白天一样忙得不可开交,忙完了也基本上夜深了。这是我读的无字之书。

忙过春种秋收,在冬天的晚上,长辈们还要抽时间来给我在火塘里架好火,摆好书本,然后我就着火烤红薯、烧洋芋,读书果腹两不误,这是我快乐的童年。夜深人静,爷爷经常都会在灰暗的煤油灯下痴迷地阅读、思考,他读的多半是我们看不懂的古书。全家每个人的生辰八字爷爷都记得滚瓜烂熟,他心里装满了全家人的命运,大概也想从这书里找到破解贫穷劳苦的门径。那些烂透了,用面糊粘了又粘还是左掉右掉的老书,是陪伴了爷爷一辈子的精神粮食。

父亲更忙,他每天不仅要去煤矿上挑煤,还要负责地里的重活,可总不忘关心我读书的情况。每天忙了回来,过问我读书的事情是他的第一要务。他们都很明白,要走出大山,只有读书一条路。虽然身为农民,爷爷父亲都教育我一辈子都要多读书、读好书。

在我还小的时候,父亲就在煤矿瓦斯爆炸中殉职了;之后不到半年,爷爷又积劳成疾病故了。父亲去得突然,没有留一句话给我,爷爷走时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嘱咐:“一定要把书读出来……走出这大山大川。”

即便当时生活很困难,我依旧用功地读书,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升学。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偏科得厉害,语文、体育很好,其他就很差。高考落榜后,接父亲的班我做了一名煤矿工人。但我并没有放弃读书,总是利用一切时机阅读,每个月一领到工资就拿去订杂志、报纸了——我订的报纸杂志比整个单位的还要多得多。我也经常买书、到图书馆借书。一下班,我便回宿舍里遨游于书海,其乐无穷。在单位里和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事们聚在一起聊天,我居然一下子成了主角,我发现大家喜欢听我讲话,那是因为读书让我知识广博,说话有理有据,被大家称为“煤矿上的老师”。

煤矿工作特别辛苦,一般有文化或有门路的人都不会干这行。从前父亲也只是读过二年级,但在这个煤矿上他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了”。他一直是煤矿上的老读报员,开始做读报员时,每次都得事先对要读的报纸上不认识的字查好字典标好拼音,慢慢地他就基本上没有不认识的字了。真是遗憾啊,他英年早逝。

我在儿子很小时就给他讲我的爷爷是怎么读古书,怎么想要从古书里找到全家人的希望的;讲我的爸爸是怎么从小学二年级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煤矿上优秀的读报员的。听了这些后,他也爱上了读书,每天完成功课,写日记和阅读都是他的必修课。他读的书内容丰富,有少儿百科、有寓言、有民间故事等,他阅读非常刻苦,还认真做读书笔记,并在老师的指导下写了许多优秀作文。我想,读书就是我家的家风,会一直传承下去。

梅花散彩映碧空

——《川剧艺术家口述史·梅花奖得主卷》序

朱丹枫

一切历史,都是人的创造史。有的人创造历史,有的人记录历史,记录历史的最后也被历史记录,如此循环往复,就积淀下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形成个性鲜明的文明纪事。这也许就是历史学的价值和乐趣吧。

我早知道成都大学万平教授这些年一直在做川剧艺术家口述历史记录工作,也拜读了诸卷,收获不少,感慨颇多。在这样一个喧嚣时代,能静下心来从事这样一份“冷门”事业,填补川剧历史记录的空白,实在让人敬佩。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么快又把焦点对准了梅花奖获得者。要知道,至2015年第2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川渝两地共有24位川剧表演艺术家获此殊荣,其中除了晓艇、刘芸外,大都属于事业的当打之年。这么急慌慌给他们做口述史,是不是有点操

之过急?待我认真读完手边的《川剧艺术家口述史·梅花奖得主卷》,一下释然了。也许,正是因为长期做川剧老艺术家的抢救性口述历史记录工作,让万平教授深感川剧顶尖艺术家活态传承记录的重要性、紧迫性;他们不想因为任何意外,再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这样的紧迫感,正是身处巴蜀大地的文艺工作者,对守护传承川剧艺术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其实,他们在记录历史,他们本身何尝不也是在创造历史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川剧的传承保护,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只有社会方方面面齐抓共襄,才能让川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在巴蜀大地上根深叶茂、遍地开花,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

读《川剧艺术家口述史·梅花奖得主卷》实在是一件畅快的事。那一个

个闪光的名字,一件件记忆犹新的往事,一桩桩百感交集的奇闻轶事,让我恍惚又回到了过去与大家欢聚一堂的快乐时光,胶片般闪回起受教于席明真、魏明伦、徐棻等先生,欣赏晓艇、刘芸老师精彩演出,与铁梅、陈智林、孙普协等艺术家促膝长谈,同陈巧茹、王玉梅和胡瑜斌分享2011年四川“一炮三响”荣誉等难忘的点点滴滴。看到大家对川剧暂时面临困难的担忧,特别是读到谭继琼所在重庆市三峡川剧艺术研究传承中心经历的生存困境,想到现在四川的市、县一级川剧发展前景还很悲观,我又不禁有些黯然神伤,对工作期间没有为川剧振兴发展作出更多努力而深感遗憾。当然,尤使我振奋的,还是看到这些梅花奖得主们,这些当代川剧艺术的扛旗者们,他们对川剧炽热的爱

始终如一,对川剧独一无二的魅力信心满满,即使面临人才缺乏、阵地萎缩、观众锐减、经济拮据等诸多困难,他们献身川剧、抢救川剧、振兴川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未一刻缺失,一有机会,马上想到的都是拍戏、演出、招学生、培养观众这些最要紧的事。田蔓莎说:“起码在我没死之前,川剧肯定不会灭”,吴熙诤问:“如果我们‘80后’这一代不能把川剧扛起来,以后要怎么去传承它呢?”也许,这样的勇毅在现实面前略显苦涩,但这不正是川剧历300年跌宕起伏而至今犹兴的密码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1982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发出“振兴川剧”的号召,提出“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方针。40年间,广大川剧人不懈奋斗,终致一



老与小

梅方明 摄

读书的理由

陈金丽

作家余秋雨曾说,时间与文字在一个个老庭院里厮磨,这是文化存在的极温暖方式。

群山、长河、落日、草木等等,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你眼前,或远山含烟,或空谷幽兰,或溪涧清音,而它们各样的质地、色彩、气味、声音等各具其美地装饰着大千世界。如果此时偶遇一段细腻的文字,或一个恰如其分的词语,正好表达你心底尘封已久却无法言传的一种体验或感悟,一如在旅途中一次不期而遇的美丽邂逅。恰如张爱玲所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好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叶圣陶先生有言,阅读并不“只是眼睛在书页上跑过”;梁启超先生说,“不会读书,书面是平的;会读书,字句都浮起来了”。两位大家都强调了读书不应想当然,而应知其然;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如此,才是真正的读书。

会读书的人,能读出满纸情意,在平凡景物中发现生活的趣味,在细微处寻到人间的美好。

最近,读江西作家傅菲的散文集《故物永生》,有这样的文字:“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城市的房子是安放身体的,而乡间的房子是安放灵魂的……城市鼎沸,却没有温度。乡村寂寂,却浑身柔软。”“埋着最亲的人,种出吃不厌的菜蔬,这样的土,就是故土。在一个院子里,最敬爱的人,慢慢老去,老得只剩下一把摇椅相伴,一盏昏暗的灯照着旧年的木窗,便是故园。”

故物,是记忆的坐标。诚如作者所写:“每一件故物,里面都住着一个故人。我们能闻到故人的鼻息,握到故人的手,抚摸到故人的脸颊。”“每一件故物,都是一个器皿,盛放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有人把读书比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我以为再恰当不过了。当拥一本有篝火的故事或写满月亮的古诗集,内心便汨汨生出一份柔软与温暖,一如诗人里尔克所写——如若尘世将你遗忘,对沉静的大地说:我流动。对迅疾的流水言:我在。

书香有味,文字不语。而读书读出来的韵味,恰如泰戈尔《飞鸟集》中的一首小诗:

“你离我有多远呢,果实呀?”
“我藏在你心里呢,花呀。”

有段时间,我深陷泥淖,心烦意乱,坐卧不安。父亲对我说:“你这是深陷精神的泥淖,这是你读书的理由啊,为什么不去读书呢?”父亲的话提醒了我,我拿起一本书看起来。看着看着,我被故事吸引了,全神贯注地读书,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这一天,我沉浸在读书中,那些烦乱没有了,心变得平和。我想,心烦意乱,这

是我要读书的理由吧。

这以后,我读书的理由多起来:烦闷了,我会读书,往往读着读着,就忘了烦恼,读书能按摩心灵,使心灵熨帖;遇到高兴的事,我也会劝自己,趁着心情好,赶快读书吧,读着读着,狂喜之情没有了,代之的是平和。读书能磨平心态,让心灵得到扩展。

一次,我参加征文比赛得了一等

奖。老公要请我吃大餐好好庆祝。我答道:“得了一等奖,这是我读书的理由啊,你为什么不买书呢?”老公听了,带我去书店给我买了一摞书,兴冲冲的,他还说:“你有很多读书的理由,喜欢就好。”

这些书,我很认真地读完了,心里越发平和。我想,读书不仅能丰富知识、提升修养,还能修炼心智,为什么

不读书呢?

就这样,有这么多理由,我读了很多书。书教会我许多,也让我的视野开阔了许多,渐渐变成了比较平和的人。

无论多忙,只要你愿意,总会找到读书的理由的。理由就是契机,一个让自己读书的好机遇、好开始。

朋友,你有多久没有读书了,为什么不给自己找一个读书的理由呢?

大山里的读书人

张淑兰

我的文学启蒙,是从阅读开始的。那年,我从石油技校毕业后,沿着石油人走过的路,来到了一个采油小站。这个站非常偏僻,四周是浑厚的黄土层层叠叠地绕出一些奇形怪状的图形。这些自然景观对摄影爱好者来说或许富有艺术表现力,但对初来乍到的我来说,除了荒凉就是寂寞。

迎接我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他自我介绍说:“我是刘站长,以后也是你的师父。”看着这个皮肤黝黑、满手油污的采油人,我有点不情愿地伸出自己那双白嫩的手和他握了一下。

刚把行李放在宿舍里,师父就端来一碗热水,说:“好多人第一次来这里不习惯,时间久了,都爱上了这里。”我知道,这是他安慰我的话,所以也没多说什么,只管摊开自己的行李,开始整理床铺。刚把被褥叠放好,一个敦实的男人走了进来,他一见我就自报家门:“我叫王亮,退伍军人,和你一样,采油工一名。”或许是这里紫外线太强的缘故,这个人竟然和师父一样黑。

晚饭后,师父拿来两本书,一本是

《采油工安全手册》,一本是《采油工岗位知识读本》,我一看就立刻说,这些知识学校里都学过了,可他说,再学一遍也无妨,等明天巡井时把两本书都拿来,他要现场做讲解。

接下来的日子枯燥而繁忙。白天,师父带着我和王亮,爬过一座山梁又一座山梁,在这过程中,我认识了一棵棵铁质的采油树。师父很有耐心,一遍遍地给我示范抽油机的操作,每示范一个动作,都会强调采油过程中要注意防范的安全隐患。

晚上,幽幽的深谷显得骇人阴冷,王亮怕我待不住,就拿好多书让我选读。我说,看见这座荒凉的大山,心好像被掏空了。可他当着师父的面说,越是这样,越要读书,唯有读书,才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着师父的面,我勉强从他手中拿了一本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然后一页一页地翻开。柴达木在我心中一直是荒凉的,可是李若冰笔下的柴达木,不管是风雪严寒,还是烈日炎炎,都引人入胜,他笔下的雪山、盐湖、戈壁都是那么

富有诗意。这本书我整整读了三个晚上,第一次对石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白天巡井时,我终于肯低下头去观察脚下的每一条河流。

师父每天起得很早,巡井、取样、抄压力、拔草、换盘根……这样枯燥而单调的日子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他那满脸的褶皱,像一条条河流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我问他,大山里连鸟都不愿意光顾,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哈哈一笑说:“是书啊,它可是我在大山里的爱人,见了它,我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王亮也是个爱看书的人。他宿舍里堆的全是书,有励志的革命主题小说,有优美的名家散文,还有各种各样的采油工艺之类的书籍。王亮心好,人也热情,只要附近村民喊一声,无论多晚,背起工具包就走,修电视、修电饭锅、修油泵,样样在行。师父有次劝王亮离开大山,说外面才是他的一片天,可是他不愿意,说自己个高力气大,偷油贼来了一个打俩,说完嘿嘿一笑,蹲在地上就开始修电机了。



阅读与人生